

藏书四不求

马伯庸

2025年将离未离之际,一位制片人朋友约我在北外滩吃午饭。吃完饭后,我们溜达到外白渡桥,恰逢响晴薄日,暖暖的阳光与寒清之气对冲,体感交泰,遂游兴大发,决定沿着苏州河走上一圈。我们一路走过邮政博物馆、河滨大楼,快到西藏路桥时,在四行仓库附近看到一家犀牛书店,卖二手书的,信步进去逛逛。

书店空间不大,只二十平方米出头,两侧书架古旧,夹出中间一条窄窄的过道,勉强可容两人对行。但若一人驻足翻阅,则另外一位就得委屈侧身才能过去。我习惯性先放眼全局,扫描一番,一眼即发现其中一个书架有异。寻常的二手书架,因为来源很杂,所以书色往往斑驳,如和旧的牛皮纸全包,每个书角都仔细折了进去,不见任何敷衍之处。书脊处还手写了书名:《罗素文学论集》。旁边一本是《李嘉言古典文学论集》,同样的书,同样的手写笔迹,显出一人之手。书架上这样的书大约有百十多本,书本厚薄不一,但风格一样。

不用问,这一定是一位嗜好藏书的前辈,爱书如己,所以亲自一包好包皮,题写书名,藏之篋筒之内,闲时玩赏。至于这

强迫症患者是痛苦的。比如,他在想好一天要干什么之前绝不起床;看到墙上凸起的斑点一定要逐一触摸,而且要用食指;浏览网页或刷视频的时候,见不得点赞数量是单数,尤其是“9”和“4”,如果是,一定要捧个场,凑成整数百整十与整五;出门很远了,还要回头确认门已经锁上,等等。但世上落单的数字万万千,墙上的点点如何摠得完,因此,强迫症患者总处于溃败感之中。

不可为之事固然危险,未尽之事更充满遗憾。强迫症患者的生活是双重的,一重在大大上行走,一重在内心复盘。走过的山川河流会在深夜慢慢浮起,星光雾月闪耀。有时候他们会跳出自己,远远地看着有一个人,使用着同一个名字与皮囊,做着与他相同的事。然而往事不可追,过往也总是不够好。如果再来一遍,肯定会大不一样,他时时想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“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,梅花便落满了南山”,他不知该向谁说抱歉。

强迫症患者也是快乐的。世界不够完美,偶尔能纠正它,哪怕一点点,便实现了宏愿。个人

样一批书,何以流通到了二手书店,我大概也心里有数。一抬头,果不其然,在书架左上角有一张便笺,解释了这批书的来源。谨原文照录如左:“这一层书架的书,曾属于一位老人,他在1998年就去世了。老人很爱惜书,每本书都悉心包上了牛皮纸,几十年过去,它们仍触手如新。老人生前反复说过一句话,‘藏书概不外借!’于是,整整27年,这些书一直被搁置在阁楼里,没人敢去动它们。就在前几天,老人的家人想了想,还是让书流通吧,重新回到书店。”

这是一个挺好的故事。老人爱书之心,于我心有戚戚;他的家人能保有遗藏二十七年,方才放归市面,也算是仁至义尽;二手书店能想到将源流去脉书于架阁之上,使老人不为所忘,所付心血不致唐捐,亦是难得的细心。

我恰好最近研究明代航海,于是从中挑了一本《渡海方程辑注》。出了书店,我对朋友感慨起来。曾几何时,我也热衷于收藏旧书,没事就去逛逛旧书摊儿,随缘买上两本儿看人眼的,充实一下家里的书架,兴发出一二“藏之于名山,传之于后世”的小虚荣心。

逛得多了,我发现书摊上会不定期地出现一些品相不错、套册齐全的旧书。不用问,一定是某位

强迫症的快乐

许道军

力量,实际上,没有倔强,他早已一退再退,一溃千里,一败涂地。浩瀚人群中,他开辟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世界,他大隐于此。整个世界都在治疗他们,只有他们知道,他们在修修补补,为破损的世界备份。在世界看来,他们的倔强不堪一击,也可笑可笑。然而,强迫症的快乐就来自于此:你大行其道,我独来独往,独木桥也是自己修的。

强迫症的快乐也算不上什么快乐,只是冷暖自知罢了,或者说,你有你的快乐,我有我的不快乐,我们的快乐不尽相同。

那年春天常跑医院,家里有人住院。同病房4床是个老爷爷,80多岁了,病得很重。常看到一个50来岁的女子在老人床边忙。女人手脚麻利,对老人照顾得体贴入微。旁人猜是女儿。果然就是女儿,是她自己跟病房里人说的。女人姓唐。大家叫她唐阿姨。唐阿姨闲下来喜欢跟人拉呱,且心直口快,口无遮拦。邻床的陪护也是一个女子,年轻些,唐阿姨就叫她小蔡。小蔡称赞唐阿姨对老人孝顺,是暖心的小棉袄。哪知道,她听了却叹息起来,伤感地说:“有什么用,我爸对我可不好,他喜欢儿子,重男轻女。”

小蔡提醒她讲话注意,让老人听到了多不好。唐阿姨说,他耳朵聋,听不到的。她看一眼人睡的老人,继续滔滔不绝,好似苦大仇深,心里积压了太多的委屈。

唐阿姨早年下岗,再难找到工作,索性就在家管孩子,忙家务,家里只有她丈夫一人挣钱养家,日子过得很紧

热爱藏书的老者溘然过世,后人留之无用,徒为蒙尘,不如让藏品进入流通。生物学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“鲸落”,说巨鲸身殒之后,其躯体垂落于海底,滋养更多海洋生物,以残蜕荫蔽众生。在旧书界,这样的文化“鲸落”时常可见。

这样的现象令人感叹,但也不可厚非。若没有子女慷慨,没有书贩奔走,我们这些读书人,也没机会合法去染指他人收藏。何况从书籍本身角度来说,藏于暗室,与辗转诸人之手,两者孰优孰劣,也很难一概而论。但对我而言,“鲸落”捡得多了,难免会有一种兔死狐悲之感。今年我收旧书去,明年谁来收我书?

我有一次去故宫瞻仰《清明上河图》真迹,其上共有九十六方印章,从宋徽宗的双龙小印,一直到乾隆私章,中间传承有序,历经宋元明清诸多藏家之手。看完这些印章,难免有“往来千里路长在,聚散十年人不同”的感慨。纸寿千年,人生却不满百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并不真正拥有书籍,不过是暂时的保管者而已。

我生也愚钝,没有六祖顿悟之慧,只是多年习惯了“鲸落”,终于渐悟。我现在购买旧书,不再整天惦记着买什么孤本珍本去装点书柜,一切以用为主。比如要研究早年武侠,就买点民国老杂志做参考;要写本关于汉代饮食小说,就搜购一批汉画拓片,印刷复制的也无

也不够完美,在与世界的对抗中节节败退,但如果能坚守住底线,也算胜利。是“病症”给予他坚持的

力量,实际上,没有倔强,他早已一退再退,一溃千里,一败涂地。浩瀚人群中,他开辟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世界,他大隐于此。整个世界都在治疗他们,只有他们知道,他们在修修补补,为破损的世界备份。在世界看来,他们的倔强不堪一击,也可笑可笑。然而,强迫症的快乐就来自于此:你大行其道,我独来独往,独木桥也是自己修的。

强迫症的快乐也算不上什么快乐,只是冷暖自知罢了,或者说,你有你的快乐,我有我的不快乐,我们的快乐不尽相同。

巴。唐阿姨像是在控诉:“对儿子是要什么给什么,对女儿却抠极了。有一次我妈病了,我几乎每天都挤出时间奔回家照料她。有一天到家,正是午饭时间,我实在是饿了,看到饭桌上有饭有肉,就抓起筷子吃了起来。虽然出嫁了,总归是女儿嘛,有什么好客气的呢。吃着吃着竟然把一碗大排全吃光了,我爸就对着我妈不满地嚷嚷起来,你看你看,你女儿多能吃啊!弄得我又羞又气,愤愤地想,不就吃你们点剩饭剩菜吗?这像是一个做父亲对女儿说的话吗?况且,我是回家来服侍妈的啊。不满归不满,妈还是要管的,不过,以后就再也不敢随便在父母家吃饭了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,小蔡倒生出同情来了,还悄声责怪做长辈的是做得过分了点,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女儿呢?

“我爸爸偏心的事多呢,说不完的。”唐阿姨还不肯罢休,继续“声讨”:

过去几十年,我绝大部分时间远离家乡,在异地他乡过的年,只有五六岁至十一二岁在家乡过的年。那是因为抗战一爆发,父亲只身随所在单位西迁,把我母亲和我兄妹三人送回苏北老家。那几年,是动荡岁月。日本人没打进城,我们在城里;日本人进城前,我们逃到乡下,但过年依然按传统习俗,地地道道,年味特别浓。

吃过腊八粥,孩子们就盼腊月二十三过“小年”了。这天要送灶王爷上天,哥哥帮妈妈剪纸马给灶王爷骑,我忙前忙后递纸、递火盆,直到把旧灶王爷和纸马烧了,就算送上天了。全家期盼灶王爷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。“小年”过后,有个好习俗,家家户户打扫卫生,笤帚晃晃儿都要打扫到,窗明几净,迎接新春佳节来到。大年三十,除夕夜,我们先把灶王爷接下凡,把新灶王爷像贴在灶龛上,然后才吃年夜饭。年夜饭相当讲究,丰富,菜肴名字也要图个吉利,什么“年年有余”“五谷丰登”“财源滚滚”等。平时粗茶淡饭,过年可美美地大饱口福。接着就盼年初一、

这是我早年求人刻的,材质是劣等青田石,章法疏密,三个字曰:“四不求”——哪四不求?不求版本,不求孤珍,不求品相,不求齐全。藏书的乐趣,在于体用,不在恒久的占有。生时玩赏不已,去时不必太过留恋。诚如苏轼在《宝绘堂记》中有云:“君子可以寓意于物,而不可以留意于物。”这是真看开了的豁达。

这是我早年求人刻的,材质是劣等青田石,章法疏密,三个字曰:“四不求”——哪四不求?不求版本,不求孤珍,不求品相,不求齐全。藏书的乐趣,在于体用,不在恒久的占有。生时玩赏不已,去时不必太过留恋。诚如苏轼在《宝绘堂记》中有云:“君子可以寓意于物,而不可以留意于物。”这是真看开了的豁达。



披云 (中国画) 唐子农

初五、正月十五了。初一拂晓烧香磕头,放鞭炮,拜接“天地”,然后吃汤圆、年糕。初五凌晨接财神爷,企盼发财过好日子。正月十五闹元宵,搞赛灯会。我最喜欢拿家里自制的兔子灯与小朋友比试比试。晚上跟大人上街观灯和看“社火”,踩高跷的,摇荡湖船的,还

梦萦儿时家乡年

刘崑

有翻跟头的蚌,很吸引人,怎么也看不够,直到眼皮打架,才肯回家。

对我们小孩子来讲,过年最感兴趣的是穿新衣裳。记得妈妈为我做的那件红格子布棉袄,我最喜欢。因为小脸蛋上抹上白粉和胭脂,配上红棉袄,显得挺靓丽。婶娘们夸我像个“小仙女”,大哥哥、大姐姐围着我:小妹,真好看!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。过年还想多拿些压岁钱。大年初一睁开眼,就满怀希望地打开枕头下的红包,看爸妈给了多少压岁钱。亲戚来我家拜年或跟随妈妈去舅、姑、姨家拜年,长辈都会给我们压岁钱。过年,

不像平时,我们可以自作主张花费压岁钱。记得两个哥哥爱好音乐,往往买个竹笛和竹箫吹吹。他们也爱运动,有时也买乒乓球和球拍,两人对打起来。遇到争执不下时会找小妹评判,我不偏不倚,坚持公平公正。我自己的压岁钱,大都揣在手里,或放进自己的聚宝盆里。

当然,最感兴趣的是除夕夜,在天井里点上大盘香“守岁”。盘香一直要烧到天亮,一群孩子抢着在香火上烧白果吃。还有的孩子点小鞭炮,听响声。深更半夜,还围在一起玩“掷骰子”。那时动真格的,要分个你输我赢的。一直玩到拜接“天地”,才算尽兴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如今我已是一个九旬的老人,但还不止一次地做小时候在家乡过年的梦。家乡过年的一些传统习俗依然成为当今我节日生活的一部分。我的儿女年幼时,逢年过节我总为他们添件新衣服,给点压岁钱,让他们高兴高兴。初一、十五早晨照旧吃汤圆、年糕,寄寓着家家团团圆圆,生活水平年年提高的愿望。我真想有朝一日带上儿女和小孙子也回家过一次年,看一看和尝一尝那纯纯的、浓浓的年景、年味、年情、年趣哩。



我父亲任溶溶写过一首儿童诗《我只想画乌龟》,写他读小学时的故事。

当时读书写字是用毛笔的。笔画多的字,小学生要写进小方格子里,大概没有不心烦的。有一次我父亲写错了“龟”字,老师罚他抄写。“龟”繁体字笔画多,我父亲写了一遍又一遍,自然不耐烦起来,写到最后,竟画了几只简笔画小乌龟。大概老师看他调皮,也知道这字不容易写,就笑着让他放学了。

我问过父亲,笑画小乌龟是不是像简化字。他画了一个,“喏,就像这样。”我发现,那小乌龟真像甲骨文或金文的“龟”字,原来“龟”的前身也是“画”字!只是演变成方块篆书时,选了“龟”的侧面象形字,笔画扭来扭去,再演变成隶书楷书时,终于繁起来。

笔画少的汉字写得快,认得清,容易记,因此,常用的繁体汉字在民间慢慢被简化,成了“手头字”“俗体字”。简化字成为规范的汉字,其中的简化字“龟”是不是让我父亲很开心呢?

虽然简化字是国家规定使用的汉字,但出版的古籍、给海外华人或港澳台同胞读的东西,还是使用繁体字。简化字和繁体字都是汉字嘛!

还有中国传统的书法,艺术家也都用繁体字的。因为艺术作品用传统的毛笔书写,书写的内容也大都

是古诗词,所以用繁体字、甲骨文篆书等,理所当然。不过,“文革”时期流行写大字报,倒是大量出现用毛笔写简体字的。记得我父亲带我到西藏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看当时的一个书法展览,曾留意到几件用简化字横着写的作品。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浦区图书馆在延安中路建新馆,请古籍版本专家顾廷龙先生给新馆题字,他写了规范的简化字,也是横着写的。我父亲说到这件事,就称赞顾廷龙先生:“老先生学问大,也规范写简化字,真是后辈的榜样。”

繁体字 简体字

任荣炼



十日谈

天空阴明的,但那篱笆上的豌豆花,却是那么明亮、明媚、明媚。

为春天存档 责编:殷健灵